

主持人语

你来诉说
我来倾听

你是不是曾经被爱情伤害过、被友情背叛过、被亲情遗弃过，憋了一肚子委屈，却不知向谁诉说？你是不是在某些时刻，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，感悟到了人生的丰富，想跟人分享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？其实，你不必把一切都藏在心里，要知道揣着秘密是一件沉重而痛苦的事。你只需要会倾听的耳朵和懂你的心。来吧，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。
倾诉热线：15137956968 18103883458

被遗忘的亲情

都说亲情是永远割不断的感情，辰愿意用火热的心拥抱自己的亲人，却发现有时亲情在利益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。

倾诉人：辰 37岁
采访人：闫卫利
采访时间：1月15日
采访地点：报业大厦2楼

A

每到春节，别人都盼着回家团圆，我虽然一个人在洛阳，却没有回家的冲动。过去，除了牵挂妈妈，那个家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，家里没有父亲对儿子的舐犊情深，也没有兄弟姐妹在一起血浓于水的温情。

我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，父亲早年离异，带着一个与我同父异母的哥哥，母亲在哥哥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了父亲并生下了我。我还有个姐姐，是从小被母亲收养的。按说，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母亲对我的哥哥姐姐也是知冷知热的，我们之间的感情

应该不会差到哪里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

记得小时候，哥哥带我去镇上玩儿，到了中午，我饿得浑身发软，哥哥从身上掏出两毛钱买了饼干，客气地问我吃不吃，可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就自顾自地把饼干往嘴里塞，一块也没给我。

哥哥的做法一点儿也不奇怪，他与父亲的性格真是一模一样。记得那年，我开货车跑生意，出了事故，所幸只是受了轻伤，不过要赔偿对方两万多元，父亲不但没有安慰我，反倒埋怨我让他损失了那么多钱。我当时心里真叫痛呀！

C

母亲为人随和，也很善良，父亲的自私让母亲伤心了一辈子。

2010年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，高血压、哮喘、糖尿病接踵而至，母亲忍受病痛的折磨操持家务，还要受父亲的气，我一气之下索性把母亲接到洛阳。为了让母亲安然过冬，我特意租了一个带暖气的房子。母亲来了没多久，病情稍稍好转，父亲就不乐意了，三天两头打电话，让母亲回去给他做饭。在洛阳住了不到一年，禁不住父亲的催促，母亲只好回去了。

没想到，回去没几天，父亲就让人把母亲送回来了，原来他跟母亲吵架，母亲被他推到地上摔骨折了。父亲不但不照看母亲，反倒像甩包袱一样把母亲甩给了我。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，我的心像被冰凌砸中了一样，又冷又疼。

母亲住院了，我给哥哥打电话，哥哥说他很忙，没空来；我给姐姐打电话，姐姐说她家里事儿多，走不开。母亲住院几个月，哥哥没露过一次面，更不舍得拿一分钱。我把自己的积蓄花光

了，母亲的病也没好，我决定把家里属于我的老宅卖掉，为母亲治病，父亲却跳出来阻拦，因为他担心卖了房他没地方住。

因为没钱治病，母亲只好在家养着。见母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还需要人伺候，父亲动辄对母亲开骂，邻居们都看不惯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只能央求邻居和医生多照看母亲，我也尽量多抽时间回家。

2013年4月，母亲离开了这个辛苦操持了一辈子的家，带着冰冷的心离开了人世。

B

父亲不仅对我冷漠，对自己的母亲也冷若冰霜。20岁那年冬天，我从外地打工回家，看到奶奶盖的被子很薄，就给奶奶买了取暖用的煤炉。

每天晚上，我都要去奶奶屋里看看，把煤炉加好煤，仔细检查一下烟囱，才放心去睡。有一天，一个哥们儿结婚，我去帮忙，出门前，我叮嘱父亲，照顾好奶奶，看好煤炉。凌晨一两点我回到家，下意识地去奶奶屋里看看，结果发现通风烟囱倒了，奶奶煤气中毒已经昏迷。我急忙把奶奶抱到院子里，怕奶奶冷，我把自己的被子抱过来给奶奶盖，父亲拦住我说：“她快不行了，你给她盖被子不是糟蹋东西吗？”

听了这话，我一点儿也不惊讶，父亲是一个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。父亲如此冷血，我可做不

到，我推开他，把被子盖到奶奶身上。医生来了，对奶奶进行抢救。医生说，如果能买来一罐氧气，说不定奶奶有苏醒的可能。我看了看父亲和哥哥，当时他们两个人面无表情。我愤怒地说：“你们不去买，我去！”见我冲出家门，哥哥只好去了。等哥哥把氧气瓶抱回家，奶奶已经撒手人世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天晚上，父亲根本没去奶奶屋里照看。

我从村里长辈人那里得知，奶奶怀父亲的时候，爷爷在外打工因为意外去世。为了不让父亲受委屈，奶奶一辈子守寡，把父亲拉扯大，对父亲格外娇惯，正是这种教育方式造成了父亲性格扭曲。人到晚年的奶奶成了父亲喝来斥去的对象，直到奶奶去世，父亲也没有丝毫愧疚。



D

每次回家，我都拎着大兜小兜。姐姐要出嫁，我几乎花去了一年的工资，给她置办嫁妆。我不在乎花多少钱，在我看来，亲情比金钱更重要。

按照约定，我们兄弟俩每月给父母支付赡养费，哥哥却只出很少的一部分。村里人都说我傻，我只是笑笑，觉得只要尽到自己的孝心就行了。

母亲去世时，我们一家人都在院子里操办母亲的后事。我掀开帘子进屋取东西，发现姐姐一个人在屋里翻箱倒柜，连母亲盖过的被子也不放过，她一点点地摸被角，生怕里面有什么好东西遗漏了。我不愿去揭穿冰冷亲情下赤裸裸的利益和算

计，装作没有看见就走开了。等母亲入土后，我发现母亲的金银首饰全被姐姐拿走了，连我给母亲买的一些东西也都不见了。

屋漏偏逢连阴雨。2013年夏天，我生了一场病，住了两次院，需要人照顾，我想到了姐姐，没想到，姐姐说：“我要在家看门，过不去。”果不其然，姐姐没来看过我一眼，也没打过一个电话。

如今，我被亲情完全遗忘，蜷缩在角落里舔舐着自己的伤口，我一遍遍地问自己，我是不是该做一只蜗牛，把自己柔软温暖的身心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起来，不轻易表露自己，不轻易付出真情，这样才能不受伤？



绘制 茜文